

发展人类学引论

陈庆德摇等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摇图书在版编目 (悦孕) 数据

摇发展人类学引论 辑陈庆德等著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园园园怨

摇陈庆德著 陈庆德译 陈庆德译 陈庆德译

摇 I 圆发...摇 II 圆陈...摇 III 圆文化人类学摇 IV 圆悦孕源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园园园) 第 园园园园号

摇摇发展人类学引论

著摇摇者：陈庆德等

责任编辑：杨锦霞

封面设计：金摇梅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耘原身造 赠费译岳 泽雄精皂

地摇摇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远园园园）

电摇摇话：发行部（园园园）缘园园园

印摇摇装：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愿园伊员愿毫米摇员猿·猿

印摇摇张：员愿缘

字摇摇数：猿园千字

版摇摇次：园园园年 怨月第 员版摇园园园年 怨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园园园园

书摇摇号：陈庆德著 陈庆德译 陈庆德译 陈庆德译 悦·猿

定摇摇价：园园园元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摇摇基金资助

云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基金
云南大学“圆赅”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 摇摇规划项目

目 录

引言：走进人类学	(员)
一 摇人类学的形成基础和构成	(员)
二 摇人类学的学科精神与发展趋向	(愿)
第一章 摇发展理论的渊源与演变	(圆)
一 摇发展概念的社会人文基础	(圆)
二 摇发展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成长	(猿)
三 摇发展人类学的萌生	(源)
第二章 摇民族发展中资源博弈的战略性选择	(缘)
一 摇人类发展的本质性要求与实现方式的差异	(缘)
二 摇经济发展中的民族同化与认同	(缘)
三 摇民族主义在资源博弈中的本质意义	(苑)
第三章 摇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要素	(愿)
一 摇人类社会的文化存在及其内在的制度性要求	(愿)
二 摇经济过程与制度要素	(愿)
三 摇制度要素的性质分析	(怨)
第四章 摇民族经济与文化差异	(员)
一 摇民族文化差异的原因分析	(员)
二 摇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生存环境问题	(员)

三摇民族文化差异与资源利用的多样性	(员愿)
第五章摇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互动	(员缘)
一摇文化互动的特点及本质	(员缘)
二摇文化互动与文化变迁	(员怨)
三摇文化互动中的民族经济秩序	(员愿)
第六章摇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	(员远)
一摇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联	(员远)
二摇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实践	(员远)
三摇民族文化资本化运用的意义	(圆园)
第七章摇区域发展与民族发展	(圆园)
一摇区域经济活动中的民族差异	(圆园)
二摇非一致性发展中的民族特殊性	(圆源)
三摇区域性民族分工与交换利益差异	(圆员)
第八章摇民族发展的生产力基础	(圆愿)
一摇生产力流动与经济发展	(圆愿)
二摇生产力流动的历史差异	(圆源)
三摇技术变革的功能与性质	(圆怨)
第九章摇经济运行形式与民族经济的变革	(圆怨)
一摇资源配置的社会组织与外化运行	(圆怨)
二摇市场经济的一般历史性质与发展差异	(圆怨)
三摇中国民族经济中的市场运行形式与结构	(圆员)

第十章 摇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转换	(圆苑)
一 摇物质资源的势能转换	(圆苑)
二 摇人力资源的开发	(圆怨)
三 摇投资形成的理论研究	(猿园)
第十一章 摇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生产组织创新	(猿园)
一 摇生产组织与经济发展	(猿园)
二 摇中国少数民族生产组织结构的历史演变	(猿愿)
三 摇市场体系中的生产组织创新	(猿源)
第十二章 摇民族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	(猿圆)
一 摇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能	(猿圆)
二 摇国家的经济参与行为方式及其选择	(猿远)
三 摇政府目标与发展政策	(猿源)
第十三章 摇传统农业的改造与民族经济的发展	(猿猿)
一 摇发展理论中的农业经济问题	(猿猿)
二 摇农业发展与民族经济结构的变革	(猿远)
三 摇经济发展与传统农业的改造	(猿园)
第十四章 摇社会发展的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猿怨)
一 摇维柯斯计划：一项有计划变迁的实验	(猿怨)
二 摇福克斯计划：一项社区发展自决行动的实验 ...	(猿远)
三 摇发展人类学应用实践的理论特色和反思	(猿猿)
后摇记	(猿怨)

前摇摇头

林超民

当我们怀着满盏希望迈进 20 世纪的时候，不禁回顾离我们而去的艰难曲折而又壮丽辉煌的 19 世纪。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的科学涌入古老的中国。人类学就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门新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20 世纪是人类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受挫、复兴的世纪。

20 世纪把人类学介绍到中国的人类学先驱，在孤独寂寞的学术历程中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奋然前行，为中国人类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成就，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云南大学，十分重视人类学的研究。在建校之初，有识之士即明确指出，云南是一个族群众多的省份，建设云南必须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大学必须把研究民族问题的人类学列为主要课程。在最初创办的系科中，就有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即以研究民族问题作为主要的教学与研究方向。蜚声海内外的人类学家吴文藻、费孝通、陶云逵、杨堃先后担任系主任，杨成志、林耀华、方国瑜、傅懋勳、许烺光、吴泽霖、田汝康、潘光旦、江应梁、胡庆钧等教授先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他们为云南的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已载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术史册。

20 年代，人类学、社会学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被取消，社会学系被解散，为数不少的人类学家被迫改行，有的人在

缘年中期风潮中被扣上“右派帽子”，离开讲台和书斋。

缘年周总理到云南大学视察时指出：云南大学要根据云南的特点，着重研究民族问题，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别要研究少数民族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学校领导从周总理的讲话中认识到民族研究在云南大学的地位与作用；教师从周总理的讲话中明确了方向，受到鼓舞，得到力量。学校领导把原来在社会学系从事民族研究的人类学家杨堃教授、江应梁教授等调入历史学系，与著名地方史、民族史专家方国瑜教授等一起组建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室，使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在新的形势下以独特的方式保存下来。学校开设了“中国民族史”、“云南民族史”、“中国民族学”、“民族学调查方法”等课程。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人类学在云南可谓“不绝如缕”。

缘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逐一得到纠正，人类学开始“恢复名誉”。缘年源月至缘日，“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缘年中国人类学会正式成立。云南大学的历史系等系、所和不少学者开始逐步重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缘年，云南大学成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缘年在历史系建立人类学专业，缘年正式招生。这是继厦门大学人类学专业成立后中国的第二个人类专业。缘年在德国大众基金和香港美亚音像集团的资助下，云南大学建立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缘年云南大学正式成立人类学系，这是继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之后，中国设立的第三个人类专业。缘年缘月云南大学成功地承办了国家教委的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邀请中国（含台湾、香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著名人类学家前来讲学。缘年怨月至缘日，云南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在昆明成功地举办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缘年缘月至缘日，云

南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中、泰、老、越苗族彝·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云南人类学“不绝如缕”的学术传统在新形势下复苏，并有所发展。

我们在人类学的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可喜的成就，~~20~~20世纪~~80~~80年代云南大学人类学的发展有明显的好势头，但严峻的现实也不容我们太过于乐观。~~20~~20世纪~~60~~60年代我国人类学研究与人培养的中断，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我们人类学研究的队伍有一个颇大的缺憾，现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不少在大学本科或研究生阶段是非人类学专业的，他们的学科背景虽然不同程度地给人类学研究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可能还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否则，我们与中国人人类学界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更不用说与国际人类学界“对话”了！

田野工作是民族学专业工作者的基础，也是民族学家的认同标志。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们的田野研究与人类学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从未做过田野研究，毫无田野研究能力的人，或者仅只在田野工作十天半月的人，是不能算“人类学家”的。我们的人类学要发展，要做出一流的成果，不进行扎扎实实的田野研究，就不过是痴人说梦。

人类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可是在中国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在国外的大学一般都设有人类学课程，在研究大学（~~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中开设人类学系，有硕士、博士项目。人类学是对社会文化做出科学解释的艺术，是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的科学，是关怀人、重视文化、注意环境的学问。人类学在中国没有成为广为人知的科学，当然与人类学学者不够注重普及工作有关，同时也与社会对人关怀不够、对文化重视不够、对环境注意不够不无关系。我们的人类学家应该执著地在关怀人、重视文化、改善环境、注重经济等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用科学的成果来证明人类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

义。只有在广大的民众自觉注重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加强对人类的人文关怀，重视文化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善之时，只有在人类学家能够满足广大民众的这些需求之时，我们的人类学才会得到社会的重视而不断向前发展。

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文条件的科学，是重视人类文化、弘扬先进文化的学问，是关怀人类根本利益的理论。我们应该在“三个代表”的理论指导下，孜孜不倦地把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推向前进；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成果为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传扬以及人民根本利益的保障提供智力支持，让更多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人才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态度为社会经济发展、为西部大开发贡献聪明才智。

人类学也和我们一样，跨进了 21 世纪，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世纪，对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无疑也是一个新的世纪。在经历磨难之后，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得到确认，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一批年轻有为的人类学者脱颖而出。与 20 世纪不同，21 世纪的人类学必将在中国稳步向前发展，取得超越前人的辉煌业绩。21 世纪是人类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世纪，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为主题的人类学也必将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成就。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是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汇集与展示。这些成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但是无疑会对人类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收入文库的每本著作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我们竭尽全力、严谨求实地追求真理、发展科学，所以我们将无愧无悔。

引言：走进人类学

一 摇人类学的形成基础和构成

摇摇把人视为类的存在，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产物，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已经成为一种经验的存在的观念反映。人的社会性存在和人的类整体的存在，尽管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最本质的规定，但人的具体历史实存，及其对这种存在关系本质的理解，却始终限于一种狭隘的片面状态。

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和发展，首先表现在人的群体性生存中。这种群体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刚摆脱了动物界的人类，只有聚集起个别力量为一个整体性的力量，才能和自然相对立而获得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①然而，在这种群体性联合或在血缘氏族组织这一最初的制度框架中，人们从未能通观世界，也从未把“人类”视为同一整体。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个体追溯他们的血统直至某个共同祖先，在这其中，“个人的个体同一性也通过与氏族集团的同一性而得到发展，这种同一是作为在相互作用范畴中被译解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被依次领悟的。由于社会现实还未能清楚地从自然现实中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页。

分出来，社会世界的边界就消失在自然世界的边界之中。”^① 这样，人的社会本质的同一性，仅在血缘共同体的意义上得到体现，个体也仅在这一框架内才实现了相互的认同。

在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时代的数千年中，当人的历史实存从血缘共同体扩展到地缘共同体，即人对自己类本质的认识超越了直接的血缘认同，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广泛的、对间接关系的认同时，展示了人从“自然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演化成人类地域性文明体系相对独立发展的格局。在此历史阶段中，以往在群体性联合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个人独立发展的能力，得到了普遍的确立。无论土地、作坊、农具、手工业工具等等，都具有独立操作的个体性质；无论在大庄园、地主出租地，还是在小农自耕地上，作为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生产，亦都表现为简陋的、有限的、小规模个体劳动者的活动。于是，“这里的财产主要是各个人的劳动”^②，它使个人相对地获得了自己“财富的独立发展”，使人类获得了“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③ 但是，这种个体的发展，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认定，仅只提升到一个地域框架的水平，而囿于依附性的意识与社会框架中。人在经济技术体系中所获得的独立发展能力，受制于依附性的社会实存关系，形成了自我中心的历史文明观。

在这种历史认识模式的主导下，当不同人类共同体以“非类”和“异己”来加深和强调对同类其他成员的存在相异性的感受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发展权力和

①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译本，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54 页。

存在理由，并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①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从而完成了使人的差别合理化的精神努力。十分明显，这种可以暂时令人满意的用以解释这种相异性的思想，给人类文明进程带来了沉重灾难，它使竞争、冲突、暴行和人类的自我戕害，成为了人类社会每一个进步和发展的代价。

“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②的现代社会把各个民族由以往狭隘性的地域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一根本性的历史变革，作为人的社会性发展产物，作为人的世界历史性已经成为一种经验的存在的观念反映，实现了以个体发展为基点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一个由基础性生产导向的全面的社會化过程。一方面，它在一体化的转向中，使经济上久已成熟发展起来的个体独立能力得到了社会意识的确认，使个体存在价值获得了社会关系的认同。另一方面，它又在个体发展的基点上，使人们得以普遍地从“类”的角度来观察人的存在的问题。同时，把“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确立为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基础。就在这种以个体发展为基点的一体化进程中，“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③每一个人既出于不同的民族体，又每时每刻在体验着世界统一框架中的民族差异和民族特性，在人生而平等的伦理基础上所产生的，试图使人的差别合理化的理解努力中，使人们不得不同时面对由这种社会联系所带来的、一切具有人性的存在。

应该说，人类片面性历史存在的狭隘框架，把人们对自身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04 页。

②③ 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 页。

其类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导向了试图使人的差别合理化的精神努力方向。这在一方面使这种精神努力的成果，如历史学、哲学等等的学科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使自己在面对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时，从内心产生出深刻的情感忧虑。可以说，正是这种忧虑，催发了人类学的产生。而正是现代社会的“世界历史”性质，为人类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这一“基础”的涵义在于：以世界性的统一框架，第一次为人类全面实现自我理解并对其类本质的认识提供了可能。也正是这种可能，使人类学成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展望并获得变易的方法。因此，尽管人类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新学科，但这种新的基点却具有弥补以往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缺陷的潜能。同时，又正是人类历史实存发展的这种复杂性，使得人类学的这种潜能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必然性。

人类学是从 19 世纪中叶起，随着对初民社会的风俗、社会结构、宗教神话和人类体质等方面的研究深入而拓展成的一个领域广泛的新学科。它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学科交叉的基质。在它与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学科的结合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人类考古学四个主要领域。

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精神，旨在描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机理；揭示不同人类共同体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民族间的异同及其社会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和相互的渗透与融合；解析社会制度和阐释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等等；最终，归结到了在人类的广泛差异中寻求内在合理性、秩序或普同性的学术努力上，为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在上述人类历史实存复杂性基础上而产生的人类学，一直沿着崎岖的道路行进，甚至一度陷入背离学科基本精神的歧路。如由体质人类学、进化论史前史和对各民族进行的心理学研究尝试三个方面的汇合，曾一度引起人们对一种民族优越性的研究，在从研究显赫的

祖先到断言其至高无上的道路上，滑落到自我中心论的历史认识观中。又如，在极具局限性的、片面的、单元一直线型的进化史观的认识论基础引导下，人类学“从一开始就以时间进化论的构想为基础，把共同体以外的‘非我’事先放置在历史长河的‘原始’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一端的文明优势。其对‘非我’在时间上的排拒（~~排斥非我者置于边缘~~）造成时间的空间化（~~将非我者置于边缘~~），使其整个研究的大前提表现为把‘他们’作为‘我们’人类的过去来研究，而不是关注‘他们’存在的现实意义。‘他们’的现实状况必须翻译成‘我们’的过去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意义。”^① 这种对学科基本精神的背离，进一步把人类学挤压到对“原始”人群和“低级社会”研究的狭小范围，把对人类自我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学，歪曲成似乎远离我们的现实存在，对人类发展难以产生实际作用的奢侈的“贵族学科”。形成了把人类整体的一个部分割裂出去，来强调和塑造自我历史的优势和合理性的学科语境。

毋庸置疑的是，回归学科的基本精神，一直是人类学自身发展的潜在趋势。而在现实的发展中，人类学是以其研究领域的加速扩展来趋近于这一潜在趋势的。尤其当人们从社会存在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涵义，看到了“文化是一套生存机制，但文化也给我们提供实在的定义”^② 时，便以“社会”与“文化”的重合，使原来的“文化人类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社会文化人类学”这一新名称以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扩展性，自 20 世纪下半期以来便成为人类学研究最主要和最活跃的领地。从其学派的发展和国外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开设来看，它已以加速衍生的

① 刘禾：《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载《读书》1992年第 8 期，第 78-79 页。

② [美] 罗伯特·云·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00 页。

象征人类学 (杂 志 人 类 学 研 究)

解释人类学 (附 属 人 类 学 研 究)

现象人类学 (孕 葆 人 类 学 研 究)

激进主义人类学 (研 究 人 类 学)

形式主义人类学 (云 南 人 类 学)

实体主义人类学 (杂 志 人 类 学)

以研究的技术手段划分，人类学也有如下分类：

影视人类学 (灾 害 人 类 学)

计算机人类学 (悦 乐 人 类 学)

此外，尚可加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经进一步细化或专门化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等。总之，这样的学科归纳远非一个完整的系列，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系列。而这样一个开放扩展性的系列，却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深远启示性的信息。

如计算机人类学之类，它固然反映了人类学对新技术手段的渴求与运用，但也只有选择了某一人类学理论作为其运作的基础，并按实际的需要进行研究，才能使其成为必要的存在。在人类学以对象划分的分支学科体系中，既表现出人类学同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其他学科的广泛融合，也表现了人类学研究领域从历史到现实的纵深扩展。如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政治人类学、行为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的分类，表明了人类学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已全方位地展开；应用人类学则以现实政策为其关注的重心，据此或许可称其为“政策与社会关系论”，然而，正是这种对现实关注基点的延伸，把人类学从“古代社会”之类的狭隘领地引入了“现实社会”。所谓的“现实价值”或“现实的必要性、紧迫性”之类的学科实际需要，也在人类学中得到了体现，从而引导人类学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对人的现实境况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诸如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等新学科。从这些新学科产生的直接基础来